

先秦—清末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
集	國
成	野
32	史

先秦——清末



巴蜀書社

目錄 (第三十二冊)

三垣筆記		一
明季實錄		一一四
明季遺聞		一六五
行朝錄		二三六
隆武紀年		二三六
贛州失事紀		二三九
紹武爭立紀		二四〇
魯紀年		二四二
舟山興廢		二四六
日本乞師紀		二四八
四明山寨紀		二四九
永曆紀年		二五一
沙定洲紀亂		二五九
滇考		二六〇
賜姓始末		二六三
鄭成功傳		二六五
海外慟哭記		二七五

東南紀事		二八六
西南紀事		三八〇
所知錄		四六三
聖安本紀		五二五
弘光實錄鈔		六六五

三垣策記

三齋

三齋

吳興劉氏 嘉業堂刊

自序

三垣筆記者何崇禎丁丑予以司李內召入京其明年戊寅蒙 毅宗烈皇帝親策簡入刑垣又明年庚辰予以大司寇不職履牘規之爲所囑遷外未及任丁內艱會司寇以罪廢 上念予言壬午蒙恩賜環補吏垣癸未春閒關淮濟入京轉本垣右已轉工垣左其秋奉命冊封淮藩明年甲申春三月方脂轍值北變隨復命金陵晉掌工垣斯則所云三垣也日筆記者何也蓋自丁戊訖甲乙凡九年舉予所聞見以筆之書非予所聞見不錄也所上諸疏止錄其留中者其已報則亦弗悉錄也蓋內之記註邸鈔多疑多諱外之傳記誌狀多諛多

垣序

誤故欲借予所聞見誌十年來美惡賢否之真則又予所不敢不錄也然猶以目見與耳聞不無疑信之別故先舉予所灼見以筆之書其因聞記者猶云附述終致其慎焉而總以數言括之則於己恩固不敢飾瑜卽於己怨亦不敢益癡惟存其公且平者云爾予初讀蔡孝來尙論錄或曰此君子之言也然予不盡是其言其言之非間有之間有非則偏繼讀吳純所吾徵錄或曰此小人之言也然予不盡非其言其言之是間有之間有是則愈偏獨夏彝仲幸存錄出乃得是非正則以存公又存平斯貴乎存耳若予作是記與是錄相先後時殊事殊而惟無偏無黨以立言則不殊苟彝仲見此無乃

爲其座師絕不附和同里姻親吳鹿友入相爲吳昌時所惑映碧殊不謂然直著其事而開國靖難與天啟慘死諸臣皆由映碧疏請予諡南渡荒朝此舉實快天下後世至國變後卒以屢薦不起稿隱以沒蓋吾宗惘然不滓之一老卽全謝山楊秋室熟於明季史事者亦未嘗於映碧稍有微辭世以信謝山秋室者信映碧則映碧可以無憾矣映碧之失在輕信夏彝仲之幸存錄與夫誤書張捷楊維垣之徇節又於鄭崇陽之獄短其僞孝皆人所不滿者餘則光明磊落無可訾議余謀刻是書有年以當不諱之世可以出胥井鐵匣之史重見天日因商之翰怡京卿成斯美舉京卿慨允要余爲序記

垣序

其緣起乃以狂僭論列如右書前列銜有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挺恭閱一行以無所發明則汰去之書中如由作繇檢作簡校作較洛作維常作嘗皆避明諱又原書附外標舉各人科第履貫不知何人所記鈔者列入夾注幾若映碧自爲今已刻成不可剗改附記於此庶可識別余以映碧族裔爲首山庚癸之呼遽承京卿一諾我李氏子孫宜家戶頌禱大京卿之功德且慰映碧於地下知人論世與籲天辨誣天地鬼神固當默相之也癸亥冬五世族孫詳頓首拜撰

序

三垣筆記爲明大理寺丞五世族祖映碧公諱清著述之一映碧著書凡數十種中涉明季史事率及朝局足爲後世炯戒者唯此與南渡錄二書南渡錄收入明史藝文志唯此書最晦以有建州建虜北朝可汗屬夷異類小酋等語乾隆四庫初開采進之始卽著禁燬之目未揭其故若以抽燬曝書亭集興化李先生壽詩例之事見管世銘韞宜在拘摭之列其獲免者天幸也映碧山堂詩集自注歷官刑吏王三垣故以名書身仕崇禎宏光兩朝舉所聞見著此以得諸目見者爲本書其間而知之者則爲附識三百年來此書多無足本如順德李氏錢唐汪氏

垣序

丁氏所藏率皆一律繆藝風先生昔官京師得自假鈔亦係兩卷本余之族人亦藏六卷本者假觀有年曾以語藝風藝風大喜遂鈔一部以爲定本而藝風之跋是書盛詆映碧多爲其祖碧澥公迴護碧澥公名思誠明禮部尚書深文周內無所不至夫碧澥公爲王家棟所誣陷魏闕因奏削其籍此見於明史紀事本末彰彰可考三朝要典之署名亦爲顧養謙等所脅故其後功賞不及至御史吳向默等交章奏雪有詔起用事乃大白映碧官弘光時亦有爲祖頌冤之奏足與紀事本末相證若誣以頌璫則劫碧澥去者卽璫其不爲璫用明矣映碧此書絕無迴護碧澥之語雖立朝列不爲勢奪不爲利誘陽羨

首領是記亦如于首領是錄而又以存我心之同然爲幸也

垣序

三垣筆記上

嘉業堂叢書

崇禎

明興化李 清撰

上於崇禎戊寅四月忽一日御門召諸推知入對一無問難惟五人一班聽其自言或語冗碎不可了 上必云減省些或誤稱臣爲知縣或誤稱 上爲老大人旋覺誤倉皇稱老皇上者 上微笑問畢人給一卷試題親灑宸翰貼於壁惟判題不同蓋亦倣唐人身言書判故事也

垣上

嘉業堂校刊

上召對推知於姓名單上分別圈點及卷入復留中六七日時位置已定矣一日忽發送閣閱時薛輔國觀萬曆己未韓孔輔貞運客入諡文忠等謂聽其爲政遂置私人於前列而抑其不悅者居後數日旨下皆 上親定閣擬並不允相顧失色

子爲甯波司李與同鄉慈谿令汪偉崇禎戊辰江寧人國朝順治九年改謚相善卽後殉闖文烈公也偉先以入覲留部候考選子時以署篆錢糧被部參罰不敢離任偉跨瘦馬行烈日中爲子營解始得開復迨入都或語予曰汪舊屬應遜若居先子曰彼位置久定且盡心於我奈何以負心報後偉得簡討予得給諫皆 上特擢予笑曰若從人言相見汗顏矣

御擢諸詞林皆彬彬文士惟江西曾翰林就義天啟乙丑寧都

人卷云各縣令拆封多私火耗宜用司李監收又浙江

虞翰林國鎮崇禎戊辰義烏人卷云宜罷諸廩生糧銀用充兵

餉又廣東李翰林士清崇禎戊辰程鄉人年耄矣時田家宰惟

嘉嘉慶丙辰議將推知不應登臺省者先轉部曹諸人

欲疏辨而憚以為首獲譴遂不告士清首其名士清懼

且怒大開上以為首者必知名士也士清遂得翰林

餘四人皆授御史四人者任公潛崇禎辛未益都人王公章崇禎

戊辰武進人殉國難諡忠烈崇禎辛未予叔

嗣京崇禎戊辰也

上御試畢臺省科道皆屬欽定已親策十八卷發部議

行子卷亦在內時諸御史以例往朝房謁閣臣孔輔貞

垣上

運獨曰上所發十八卷其說皆難行首卷更難行隨

言屯鹽亦難行郭侍御景昌崇禎戊辰洛陽人曰玉道無近功

安邊永遠之法莫過屯鹽貞運曰難其人景昌曰此屯

鹽且難行則北敵可聽其犯順而終不掃乎流寇可任

其縱橫而終不翦乎貞運曰愈難其人景昌曰有人不

能識不能舉豈可以難之一字委棄此全在執政擇人

用之貞運拂然無以對景昌遂具疏糾其糊塗闕尤有

揆席豈養濟院為彼伴食素餼之資等語貞運卒以此

去

朝議以國計不足暫借民間房租一年於是怨聲沸京

城呼崇禎為重征徭海剛峯名瑞諡忠介疏內呼嘉靖

為家淨謂國家俱淨也

子初入刑垣鄭司寇三俊萬曆戊戌建德人獲譴歸子就寓謁

問刑部何事最冤三俊慘然曰無過盜情若欲平反不

過云秋後處決爾子愕然曰何謂三俊曰此皆從東廠

緝獲者司官不敢反堂官何繇反惟擇無賊無證情可

矜疑者緩以秋決或可從容解網也相與歎息久之三

俊有清正名下獄時風埃暴起翳日無光行路莫不吁

嗟

田家宰惟嘉以考選不公為楊翰林士聰崇禎辛未濟南人所

糾傳聞惟嘉素通內故先得稿以辨疏進後復為士聰

所糾責以參疏未下辨疏先上之故奉旨同奏茫無以

垣上

應執惟嘉僕四人送鎮撫司一時吏部重賄俱資夜運

入錦衣人有吏部囊空錦衣地重之謂

予初入刑垣聞東廠盜最冤每厥役獲盜必加以五毒

擇肥而攀俟罄擄既飽然後呈厥厥上疏皆歷歷有詞

不四日便下部擬不十餘日便依樣招奏又不四日便

會官處決曾有一盜赴市太息云我賊也不曾做如何

誣我為盜一日子晤刑部一司官以平反勸慘然曰不

敢予曰何也對曰天下有一介不取之官而無一介不

取之吏若一翻版招異日借題羅織官吏并命矣一時

干和招災莫此為甚

土寄耳目於錦衣衛稱為心膂大臣托採外事以聞吳

金吾孟明緩於害人而急於得賄其子邦輔尤甚每緝獲州縣送禮單必故洩其名沿門索賂賂飽乃止東厥亦然嘗有某知縣送銀二十四兩求胡緝修守恆崇禎舒城人撰文時尙未受亦索千金方已一時士大夫皆重足而立

刑部諸招屢奉內旨嚴駁劉司寇之鳳萬曆丙辰懼司

官呈稿概蓄縮不發司官間往叩署亦不見吳刑部希

哲崇禎辛未進按季摘參本蓋故套也發改票數四時

上意欲處之鳳方輔逢年天啟壬戌不寤遂詰責去國

遂年嘗醉誤以擬票直書本上具揭請罪上雖暫宥

心不善也

垣上

東林諸公素矜節義以劾宦官爲名高後馮給諫元履

天啟壬戌孫給諫晉等倡爲法門廣大說於

是吳僕曹昌時崇禎甲戌始與東廠比一切行賄受賄

間被緝獲必托昌時以數千金往方免昌時亦揚揚居

功不以爲愧予親於徐給諫耀崇禎戊辰家見之

新建伯王文成守仁宏治己未卒子正億嗣正億有二

子嫡承勳庶承恩及卒承勳嗣承勳嫡妻無出惟妾沙

氏有三子長先進次先進季先進道先進道以早殤無後先

進生一子業昌先進生二子業弘業盛先進子業昌殤

請於弟先進欲繼其長子業弘以待襲爵時先進妻章

氏悍與伯嫂不相睦罵聲曰何繼爲阿伯無子襲爵應

自我夫耳繇夫及子爵安往先進怒且自傷改立今王

司馬業浩萬曆癸丑親弟業洵爲嗣業洵者守仁父華

元餘姚人後也於是承勳室宇貲財並承襲祭田數

百頃皆爲業洵所有已業浩爲業洵謀謂已非文成後

例不應襲襲者終先進耳襲爵必索產遂羣謗先進爲

乞養而另推承恩子名先進者嗣不過謂非其爵而爵

則感出意外自有產不問耳由是先進與先進爭襲數

十年不決及奉旨下撫按勘乃予司李甯波時也同紹

李鄭瑜崇禎辛未與台李張化原會審時先進亡惟子

業弘與先進對質予問曰何以前後兩子皆眞而中子

獨贗又何以無後之兩子皆眞而有後之中子獨贗且

垣上

何以沙氏既有子兼有孫乃預知兩子一孫之或絕或

殤而中抱一乞養先進無以應不過曰承勳曾具疏萬

歷時指先進爲贗今留中耳子曰留中疏有據乎先進

曰禁地深嚴一字不漏徧簡自見子曰若簡而有則業

弘父贗爵合歸爾若簡而無則汝言誕爵合歸業弘於

是先通業弘皆叩首承服然實無從簡也訊畢化原舉

首指天謂先進之承服天道乎瑜亦歎曰業弘實不贗

但柰予鄉公祖何鄭廣東人時業浩方總督鄭鄉故云

及予入刑垣事猶未決擬具疏稿以伸公議業弘不知

托業姓者至寓求予一言且謂襲爵後當割二歲俸爲

壽子作色曰若如此不獨愧文成且上欺君父當立焚

稿耳遲一月方上旋奉旨速覈時簡承勳留中疏不得然諸公侯皆爲賄動遂羣倡去疑存信之說以先通嗣業弘持疏入禁地舉刀抹頸且云以留中一疏有無定兩家眞贋有原問官刑科李清可問疏聞下獄擬罪竟不問予也先通襲爵僅四年京城破爲闖賊所殺業弘反免

予入都後見此番考選最爲奔競時王侍御萬象天啟乙丑撤縣以齊人掌河南道尤喜賄故子同鄉數人轉易如流問其故皆以賄之增減爲升降耳一時爭高下者遂至相毆而江右理學之教亦以同籍兼至賊爭高下相詈詈毆之聲聞於長安予入垣後有當路問予曰何以

垣上

六

江南風波乃爾而江北獨無予曰予江南兩同籍皆以第一第二位置非詞林卽科然必不肯舍詞林就科兩虎相鬪遂至俱敗予入都最晚前三人位置已定無計跨越安分而已彼居第二而不甘予居最末而忘言所以有今日之濫竽也因此悟功名退步處最爲得力

陳中書龍正崇禎甲戌嘉善人喜談理學屢疏條陳皆深當

上意最後西北墾荒一疏尤爲實務時持國計者皆以加派爲長策龍正既疏陳其事復著議數千言大略謂金非財惟五穀爲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生則加派可罷加派罷則民生可安 上特下旨取龍正議

入覽爲設總理司道專董其事而墾屯迄無定指竟廢往例考選科道內用中行評博外用推知自部屬改授之例出於是六部各司官視升郎中如錮地獄視管繁差如坐縲綬惟日資綠科道爲華選地或知府司道缺出吏部閣筆不敢升若升一賢能往則大怨大謗隨之惟闕冗乃行予嘗見襄陽知府缺以一昏醉司官王承曾補之到任未久城陷

往例考選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則間見明經竟絕迹矣自一體考選之旨行於是乙榜明經無人不催科正餉雜項無一不考成其實甲科初選半係腴壤間補瘠邑不久輒調若乙榜明經大約瘠邑多於腴壤以錢糧難

垣上

七

完之地而人人思爲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嘗過恩縣見乙榜令催比錢糧血流盈堦可歎

上初卽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知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岳貢天啟壬戌蘇州陳郡伯洪謐崇禎辛未晉江人有住俸數十次

降至八十餘級者若推知考成錢糧只不過京邊邊餉後又益以雜項時戶部堂司皆窮於磨對惟書手爲政若得賄便挪前推後指未完作已完不則已完亦未完也故一時謠言有未去朝天子先來謁書手之語

上屢用人不效思用保舉初所舉者猶知名士以數奇困場屋者最後皆銅臭予入垣後有求予保舉者先議

以三千兩贈若包攬部考為討美缺則再以一千兩贈子愧且忿與解給諫學尹崇禎戊辰與化人立志不保然亦不被譴也

朱別駕術珣遼王府裔宗室也以欽召入京授戶部主政管草場乃具疏云以奉旨欽召親承召對之官一出門外便被戶部尚書拿去買草又陳給諫啟新山東武舉冊封某藩賜之帶中途失乃具疏云各役言此中多狐善竊人物觀者傳笑

陳啟新以武舉為吏科後轉刑科右時宋都諫攻天啟乙丑萊陽每入必與言醫藥卜筮事娓娓不倦啟新喜甚謂都掌科親我子與同鄉但呼老掌科不呼老親翁渠亦

垣上

八

喜甚間以事他出托守科或代簽駕帖俱欣然不辭每俟子輩出輒呼諸書手與語云吾亦從此中來若爾等盡心奉公吾官即汝官也蓋啟新先又為書手故其言如此

邊報鈔傳有禁故自本兵兵垣外無知者第聞九門俱閉劉輔字亮萬縣已未縉人戎服乘馬閱內外城京兵內丁持械而行路交錯各門列執斧執棍者各五十人然斧潤不二寸棍皆柳木殊不堪用每巷內輒有兵十人執械坐卧城門經數刻一啟時塵埃蔽天有小車驛驢載婦女老稚其面皆如土偶之落盡金漆者問之云聞北兵來故避入城薄晚見兵科鈔亦未言兵犯某地但見

京營提督疏請鹽菜行糧吏部請撥大臣及勛臣分守各門司禮監錦衣衛都察院吏科亦各請撥司禮監臣錦衣衛官御史給事分坐各門管理城守官催辦懸簾油燭或請令惠安伯催督煤入城則兵已入口矣

北兵南下上召對羣臣兵科姚都諫思孝崇禎戊辰江都人面奏謂北兵雖南恐其分兵窺關宜命總監高起潛回守而以遏敵重任專委總督盧象昇天啟壬戌意亦微矣上疑象昇難獨任不允北兵以二十三日破墻子

嶺進據牛欄山初二日盧總督象昇以兵二千至屯德勝門外入覲上賜之銀幣慷慨以破敵自任出朝門楊閣部嗣昌萬縣庚戌武陵人邀於直房諷以和象昇毅然曰

垣上

九

此來不能盡孝也須盡忠嗣昌知其諷也佛然象昇躍馬去自此軍中所請多格

盧督師象昇駐德勝門外兵甚多屢檄高總監起潛兵合擊不至上疏期以望夜襲敵李家橋迄不見捷音疑京兵頗有喪失司禮內監曹化清駐城樓上有以首級來者輒賞元寶一錠令部辨驗兵部覈西虜之首面潤口短東人多係遼陽與中國無異無可驗駁繇是兵益殺良為功有以濕草鞋擊去網巾痕蒸其首使漲大充敵首者賞雖費敵無損焉

盧督師象昇故督宣大二鎮兵稍用命然亦有規避去者上以地屢失責戰急劉輔字亮楊閣部嗣昌均請

督師 上乃命字亮出削象昇職尋鐫其尚書秩以待
耶總督象昇知忤嗣昌意必為所陷亦急欲殺賊自贖
賈莊之役以卒六千迎敵勢不支虎總兵大威勸其暫
避圖再舉不可乃力戰死敗報至云象昇以紫衣雙刀
奮馬出後不知所死在忌者乘之以為偷生 上嚴詰死
狀後得其尸面中二鐵身有三創及山東顏撫軍繼祖
萬麻已未 等以失機立決徐都諫耀顧予歎曰若象昇
龍溪人 不死必為肆市之魁矣

楊司馬嗣昌父鶴萬麻辛丑為三邊總督以失機逮緣嗣昌
現任關內監軍道薄戍鶴未幾復原秩 上之以大司
馬起嗣昌也生其父故以奪情責報耳嗣昌以奪情代

垣上

十

父報何辭但先不請纓後復入關此其罪耳時黃翰林
道周天啟壬戌等皆以奪情罪嗣昌惟保舉監生沈壽
民疏云嗣昌以居喪起用業一年矣漢儒創金革無避
之說君子猶謂罪人令甲有墨衰從事之科或者施於
武弁乃若遭時孔棘寇迫門庭君父總屬大倫臣子勢
難偏盡則有倉皇奉命慷慨誓師宋劉瑛之六詔不起
非所宜言周伯禽之哭以征戎恐在當效下可報其先
人上卽酬其殊遇詎有支吾且夕安枕京畿於以饌天
常而昧國憲若嗣昌者又云所尤痛者乞罷之疏屢聞
而反覆無慮十數冀追斧鉞之或加最擅欺者從軍之
請曾見而後先僅擬數言預杜肺肝之如見又第二疏

論嗣昌並及熊督文燦萬麻丁未撫張獻忠陝西唐

永寧人

事

云據其籌兵則似罄中外之精良無當於用而惟借羣
力於餘孽始克振暢天威據其告捷則似諸將士之俘
斬未為有無而一恃降寇為先聲便已鋪張殊績又云
古人之勦不失撫者代有之而要其施為固有序也耿
弇大破張步於臨淄僵尸相屬步始窘促負斧鎖於軍
門任其傳詣行在罷眾十餘萬歸鄉里馮異大破樊崇
於崤底東走宜陽崇始棄甲兵如山肉祖獻所得璽綬
時但待以不死給田宅終其身古人先勦後撫成效章
明誠以威不極則惠不深力不窮則心不帖耳而為文
燦者憤然不知擒縱之有方妄狃海上之前規僥倖於

垣上

十一

再試為嗣昌者夷然不顧養癰之可慮復將未蓋之父
愆仍襲為便圖遵此術以往雖遠寬幾歲之限更累數
年之民卒恐盪賊無期而漫欲告成於旦暮不亦誕哉
張納言紹先萬麻丙辰懼嗣昌怒托言字逾格閣不上
壽民復約其語上聞辭不達意遂留中

趙職方光抃天啟乙丑時推邊材其出撫密雲總監內

德化人

臣鄧希詔失守封疆自有正罪乃縣得奸細梁四供云

希詔嘗受敵駝馬之賄實與敵通黃少參表赤鞠以為
信光抃列上之希詔爭辯下鎮撫司悉反原招以為道
與縣鍛鍊乃逮光抃表赤及密雲令王應元崇禎甲戌

云

北兵方深入山永馮撫軍任萬曆丁未報四王子嘗征朝鮮中創今瘡發已死與歸閣部遽以聞已察知其偽

中外笑之任遂解職

北兵以正月望焚王府大驅輜重而北時言敵既重有所携必多瞻顧且無必死心利於邀擊然自濟至通莫敢尾追況截殺乎上嚴旨令無縱出口楊撫軍繩武崇禎辛未宜親服戎服執旗立口上指揮發銃破敵敵遂巡不出尋繇分監內臣孫茂霖所守地脫去人謂孫及部下皆得重賄凡一人出率予五兩乃不發砲而俾之逸夫敵亦何懼乃以賄來直將士不敢擊耳茂霖後以縱敵與鄧希詔駢斬

垣上

三

北兵入犯連破數十城無敢擾者孫總督傳庭萬曆已未振武衛亦云我麾下百戰兵爲流賊望而膽落者遇北兵輒股栗偶一日與北兵隔河相望我兵言云吾淫若妻女北兵大笑驅營中婦女百數十出皆紅紫成羣指與我兵曰此若輩婦女盡爲人淫反欲淫人耶語未畢以數十騎浮渡我兵數千皆走如失魂魄蹂踐死者甚眾崇禎九年八月初北兵入塞陳給諫啟新時派守門有新安官生楊光先歷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但答一死無益光先曰公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有異報乃憚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室光先責以先不當受職又責以受職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

四項絕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爲官時天下便有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爲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無一事可言處又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已責人尋人小疵搪塞了事異日被上看破討不得個明哲保身思子言晚矣啟新怒甚後如其言上因楊輔嗣昌請勉從欵議然猶欲隱其名會黃翰林道周疏駁中寢及北兵入犯上撫膺歎曰大事幾成爲幾個黃口書生所誤以至於此道周之逮肇此

楊司馬嗣昌值北兵交橫羽書填積握豪如夙構俄頃數紙人服其敏但以救郭少司馬肇萬曆癸丑戍爲姚還安人

垣上

三

給諫思孝所糾遂結怨門戶未免先私仇而後公家之急及黃緣入閣一手握定凡兵部覆疏皆自上自票他閣臣無敢睨視上委任之專如此及北兵入犯五案失機諸臣皆駢首西市嗣昌雖名革職猶眷倚如故劉輔字亮自請督兵至軍中諸將皆不奉約束無如之何於是召諸將前設席拜之激使力戰然驕懦如故蓋總兵不能令偏裨偏裨不能令士卒故也宇亮竟獲譴然請纓之首輔褫官而坐嘯之薛輔國觀反扼其吭而奪之席此任事者所以灰心也

山東顏撫軍繼祖未敗時徐都諫耀夢繼祖囚服塔下慘然捉耀手曰奈何又夢吏持一卷前耀揭視觸目戈

戰傷者死者累累紙上又揭數頁過旁有人謂耀曰若已免矣未幾繼祖果以失機誅後楊司馬嗣昌薦耀邊才及召對僅平平數言示不能狀蓋有惕於夢也

北兵將攻高唐閩州紳矜惶懼適江西解官以銀至通知州出庫銀並借此項解銀合十萬饋敵因免攻事聞

下刑部州之正佐官無不擬辟時王進士正中崇禎丁丑宛平

人丁艱里居以知州姻婭過從又主簿同里人朱佳穀

以青衿館穀衙內皆坐不能諫正擬徒得旨云王正中

朱佳穀還着確擬具奏一時堂司罔測遂援教誘人犯

法律以辟擬子疏言之姚輔明萬縣已未斬水人不為票明

止云該部知道後以朝審先後請宥上悉允之

垣上

十四

北兵破蠡縣有劉印妻李氏兵欲逼污以死拒之被殺既死猶手護其衣帶不解生員邊逢聖妻劉氏兵欲牽之坐地寸步不移亦為兵斫死時李十九歲劉二十歲云

舊例六垣有差不守科宿科子巡視十庫念同垣中止

同年袁給諫愷崇禎辛未聊城人一人仍舊守科夜有內官捧

紅匣至科乃處決失機督撫監鎮等官者以事係刑垣

云非本科官不授其實六科除兵科外五科皆輪流入

宿以防接本而是晚應輪宿者又戶科奉給諫朝薦崇禎戊辰揭陽人

也內官覓刑科不得聞甚不得已命書手邀戶

科至而朝薦又未入內官怒以于是日守科遂指名報

越數日奉旨李某為何不直科着自行回奏子商之愷愷曰公不應守科但以予同奏若再責予同奏予直指戶科何疑子曰不然若公指辜辜必重處惟子不應守科而守但據實認罪或可以勒愼邀有耳是晚草疏明晨即上愷與朝薦俱不知也若已置一官於度外矣越八日旨下竟免究

上處決五案自督撫監軍而下並縣令青衿共三十餘人即內官所捧紅匣也旨妮妮數十言皆上御筆諸

臣為封疆受過一死何辭然子弟奴僕俱奉旨逐出至

委骸不收數日亦可傷也予晤一同垣先輩云上初

即位欲決楊經畧鎬王撫軍化貞萬縣人等閣臣或

言中宮將誕宜少寬上曰祖宗封疆不能保何有於

垣上

十五

兒孫遂處決自是督撫失機繫繫首矣

張給諫作楫崇禎戊辰富陽人為人朴訥入兵垣後止上三疏

一議罰二議處作楫時顧子歎謂不利如是且停封事

耳忽北兵入犯奉旨條陳作楫疏有提兵十萬逗遛不

前等語奉旨指名時實無提兵十萬者知不免處遂參

高總監起潛縱兵殃民兼為敵護送輜重並及楊司馬

嗣昌上怒甚塗抹不絕至皇上二字亦加一大义人

謂必廷杖及回話疏上止從重議處一時直聲動內外

然初無意建言也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一日諭總督東廠王之心今年火

星逆度兩次爲災猛烈深可驚悼夫刑罰所以誅不仁
緝訪欲得眞事苟或加之良善飾虛爲實大犯命官之
戒必干天地之和近來人情奸者固多讎詐者亦復不
少今後凡有首報事件旗番止許拘人或求親審可喘
刑官查質眞者據實參奏誣者卽時開釋仍將首報之
人反坐示戒不許徑自拿人私行拷打彼卑官小民以
衙門爲活計惟知嗜利罔有良心是以有錢者放無錢
者方來呈稟所以眞者不勝其狼狽誣者卽使放去亦
家財盡矣甚至張冠李戴增多爲多或久禁暗刑或苦
打屈服可惡情狀令人一見輒怒全憑爾心腹近臣以
清嚴作標虛公爲準固不可疏忽偏聽若事果偶誤縱

垣上

十六

或上本仍應簡舉改正別衙門偶有平反亦須公聽舊
有平反原衙門無罪之例如堅持人罪偏執已見到底
護短遂非輕視人命非惟有孤任使且損陰功亦不許
因此推諉滋曠溺職戒之戒之特論此密諭也不發鈔
于爲甯波司李見鄭庶常鄭天啟王戌武進人被參下獄時王
侍御章爲鄭令鄭同邑也語次間極薄鄭子曰慎行孫
宗伯葛麻乙未探花武進人貴邑端人何獨善鄭章曰宗伯喜讀
書左右數人無不飽鄭賄每宗伯閱某書必馳報越數
日往謁凡宗伯帳中之秘鄭皆口誦如流宗伯因大服
不知其陰習也

鄭庶常鄭貪橫惟同年黃翰林道周偏信之子以問鄭

同里之賢者咸曰黃嘗寓鄭家渠皂幃瓦器事事同荆
素每宴坐必入詢母數四或餽或藥皆躬親及黃與眷
屬行鄭又奉母親送煦煦承顏黃太夫人曾誚黃曰爾
事我能如是乎舟發母先辭歸惟鄭不忍別作數日送
一日忽愀然撫胸曰吾心痛必家慈感疾曩恆如此須
臾數僮果以太夫人病告逆倉皇歸或曰彼舟中母亦
假一老嫗爲之及處決旨下猶神色不變徐整衣帽先
拜天次拜二親方就市時監斬處侍御世濂天啟乙丑德州人
以他事東行馳騎召之往返幾二十餘里鄭縛市曹待
者踰時慘矣

靳考功先

天啟乙丑汾陽人

性刻每奉旨議處各官皆深文

垣上

十七

巧詆無幸脫者時人謂吏部中有刑部及鄭庶常鄭處
決責科道不言一概議處光先看語有云皆爲不鳴之
寒蟬孰是指佞之屈軼於是各降級有差次日入朝徐
都諫耀顧同官笑曰何蟬之多

予司李甯波鄭庶常鄭已下獄及奉旨處決猶予署刑
部前一日事耳上以諸科道不早言俱令同話以六

垣人可盡言不專責刑科垣也時五垣都諫升京卿近
皆憚以爲首處謂疏下刑垣宜刑垣爲首子與同垣袁
給諫愷曰曰若吾二人堅辭是小膽也甯以獨奏自謝

牛後之名亦無以首奏予人附驥之便遂不入五垣疏
另爲一疏皆奉旨議處時先任宋都諫之普崇禎戊辰沂州人

係薛輔國觀年姪遂置守制奉差陞任於不問止處現任者予以署篆降二級餘皆分別帶降某侍御以奉差先一日離京遂免議又某侍御以服闋補官方三日遂降二級

予入刑垣見一切廷杖拿送並處決必錦衣衛送駕帖至科俟簽押持去予初謂故套及署印以赴廷推歸見校尉森列持杖不下一應杖官已解衣置地予問何待答曰非科簽駕帖則不得杖耳然後知此爲封駁設也今僅作承行耶予召數老書手問封駁云何皆云不知予署篆後見一書手把冊而前請用印予問何冊旁一書手答曰此名史書蓋彙刑部諸招疏送翰林院爲他

垣上

六

日修實錄地也予取閱見中有去取因問把冊書手此誰爲政其人瞪目張口不知所答旁一書手曰若聾耳子不得已以口通耳再三呼方點額曰小人爲政子歎曰彼何知誤收猶可誤遺奈何因命此後鈔送皆聽予手酌未幾予以言謫恐又書手爲政矣

熊總督文燦先撫閩寇鄭芝龍

南安人

張獻忠猾虜也屢

撫不就時少宗伯姚明恭係文燦兒女戚聞于叔嗣京侍御疏糾留中怒曰獨不聞座師姻姬耶明恭湖廣人與楊司馬嗣昌同鄉兩人俱力主文燦說卒致決裂文燦駢首而明恭致政幸哉

田貴妃幼時父弘遇曾攜至揚州寓予表姑閭姓家表

姑母與予語妃性寡言雖酷暑熱食或行烈日中肌無纖汗枕席間皆有香氣予後巡視十庫內官復爲予言往時駕往東西二宮暴行巷中貴妃入乃置蓬覆其上往來無阻無乃祖宗用意良深而後人未可遽變耶又於西宮建一臺置小洞與上同玩月非公事上殿則首不加笄每著衣必日更數色又上所冠平天冠舊時多用鴉青石而間以珠妃則取珠大如彈丸者綴之皆備重價購得冠上石少珠多所以光明炫目

田妃之寵周后頗不能容一日妃疏列后過上曰妃可無禮於后耶命罰處某宮半年其實妃不能文上故命爲之以諷止后又量示罰處以存大體耳此亦十

垣上

九

庫內官爲予言者又云凡東西宮對上言皆自稱女兒

上自田貴妃入宮後凡衣鞋之類悉用南製貴妃母揚州人歲製以進又宮中燈皆以金四周僅竅可通光貴妃命去其一蒙以夾紗上甚悅命宮中盡易之舊製靡存矣

上一日於宮中聞貴妃竊撫琴疑之問在家師誰貴妃以母授對次日卽召其母入與妃對彈始釋然賜而遣之先朝后妃母罕入宮者惟孝宗張后母金夫人時得入見蓋繼於周而數於田也

田弘遇挾貴妃寵恣行結納一日邀同郡臺省共飲中

堂陳設甚盛酒數巡肉數簋卽止中席後掩門邀子輩至後堂初以爲酣飲及明燭捲簾則歌姬羅列曲度新奇達旦方啟戶出後一二風流學士以不簡問子恥之不復再往

舊例兵垣非機密邊情不密封間有密封五垣亦得借觀自楊司馬嗣昌力主欵議恐別垣有言於是先餉異己之姚都諫思孝而以沈樞曹迅崇禎辛未選萊人曾樞曹應遴崇禎甲戌寧都人等前後改入兵科自此科員如屬員一聽指麾矣或旨竟發兵部或發兵垣轉發別垣無敢窺者時刑垣與兵垣近子謂兵垣諸公曰昔人謂耳屬於垣今亦垣獨不許耳屬耶諸公嘿然

垣上

三

張侍御孫振崇禎戊辰霍山人巡按山西爲吳撫軍牲萬曆癸丑典化人所糾逮獄或言欲擬戍恐牲嘔者子曰不然此事曲在孫振彼糾一介執之文宗已誤奈何牽及吳公又欲指無干餉金入吳公罪吳之糾以不得已應耳而況於殺安有君子以怨殺人且殺同鄉者是薄待吳公也其人無以應時徐給諫耀在坐以爭宋穎二公諡與子微隙遂以子私孫振爲言立言之難如此

楊副總戎德政疏請府添設守備縣添設把總且請裁府之通判縣之主簿以其俸薪改給二官另募兵聽練子謂國初止有衛所設官與軍今以積弛不可用已添設流官兵民奈何又增此擾因言德政所謂守備把總

卽衛所指揮千百戶等官而所謂府州縣之兵亦卽衛所之軍宜勅撫巡道集指揮以下及於應襲等員皆比試槍法擇其力扼虎射飲羽者以當守備把總等官至所謂兵則合軍與軍餘各簡弓馬優長者以補而務精不務多其官止給以通判主簿之柴薪其軍亦稍益以民壯之工食而祿與米銀仍資之衛所原額足矣若不此之務而增官增兵可商有三欲取科於武科既羅布未充欲搜官於白衣豈鑠營無實則官之可商一也欲聚兵於屯守則雞犬難靜既恐驚下鄉之蠶魚欲集兵於召募而風鶴忽傳豈盡效當關之虎豹則兵之可商二也欲資餉於司農而三空四盡之餘既難爲點金之

垣上

三

應欲派餉於閭閻而剝肉敲骨之下豈能爲炊石之供則餉之可商三也夫創一事者計利必兼防害而慮遠乃可善近倘餉猶未裕而遽言募兵則已設之官可以復罷既聚之兵難以驟散存則駢指割則決痛將奈何臣聞神孫之於聖祖良法也譬如作室者稍加補葺便成輪奐若俯鑒臣議勅部酌行則官卽爲將軍卽爲兵軍糧卽爲餉一舉而三善備矣疏上留中

予署篆時袁同官愷忽入預與予別予驚問故愷袖出一稿示曰已上余閱之言甚激其一言上不可過龍宗室以魚肉小民其二言上不宜濫開保舉以混濁仕路其三言上不宜贅設總監臣以掣諸督撫肘其

四言 上不宜戮辱大臣致罪輕罰重之刑部尙書劉之鳳身罹重辟中一段有云近上決意與河工同官夏尙綱崇禎辛未大興人切切言之亦未重譴也諸臣皆不言何耶末云輔臣薛國觀是忠是佞更望詳察以聽自裁無令久妨賢路予閱訖舉手賀曰直哉公一身不惜何有一官越數日竟留中或云 上是時已疑國觀故不處愷國觀間而銜之每愷具一疏不曰殊屬沽名則曰何得市恩若 上一改票便加降調耳閣臣休咎之度一時乃爾

垣上

三

袁給諫愷每具疏皆孤行已意時臺省以年例爲劣轉然非盡公道半鋤異己耳愷忽具疏云凡科道升缺宜一內一外如舊制不得越次外遷啟排擠異己之路時雖奉旨未允然前輩及瓜者皆爲努目上於閣臣擬票及刑部諸招問不適意則或抹或叉閣臣必繇淺之深刑部亦由輕之重然 上意淵微原未可測乃附會者之過耳聞閣臣過臺省諸疏微涉逆鱗則以該部知道嘗試若一改票便從嚴時刑部諸司官蓄縮尤甚刻者加一等以防駁巧者留一等以待駁一駁則重再駁則再重甚有假此勒賄動云 上意不測者噫律例蕩然矣

上於刑部諸招多駁每繇輕之重然時有繇重之輕者如某氏女已嫁夫夫出不歸復寓母家一奸棍心涎其

艾懇伊母求娶母不允怒甚誘殺母並幼子時母現懷孕刑部援殺一家三命律擬凌遲 上謂以孕作一命太重命改斬又刑部失陷封疆一案擬道臣李樾天啟人王鳴善崇禎丁丑上命改戍又擬棄城知縣劉貫與迎賊知縣劉業嶸崇禎丁丑不時決 上命改棄城者爲秋後其矜慎如此

垣上

三

往例朝審時刑科必具一疏不過故套耳時用法慘急故予疏有云近見 皇上批駁諸招或曰所擬未足蔽辜或曰還着確擬具奏夫謂所以未足蔽辜是罪浮於法未可輕出也謂確擬具奏是情未合律非必盡入也乃讞獄者不能仰體致舉確擬具奏與所擬未足蔽辜者一概從輕之重誤矣時閣臣見此數語恐拂 上意止批該部知道 上以朝審大典欲申飭數語又發改票閣臣疑 上怒聞擬票末句云李某不必襲陳仍不允始改票云朝審矜慎勅諭已詳着與審各官虛公祇遵以成明允 上改朝審爲二審又加勅諭爲十年勅諭其精詳如此

予爲給諫時每逢節慶必在導駕列見 上升御座時手足浮動及下座兩臂挺起玉體搖曳黃袍亦蕩漾不止將入御屏必同顧率以爲常

上每閱章疏必召 皇太子同觀且語之曰凡閱科道疏須觀其立意或薦剝市恩或救解任德此立意處若